

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

經名：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。元薛致玄撰。二卷（上卷原缺）。陳景元《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》廣引古籍，是妙則示其引文出

處，著出篇名，略疏其義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玉訣類。

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卷下

上卷原缺

太霞老人薛致玄述

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

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。

纂云：支離所為者，已具首章消釋。又云百姓日用而不知者。

鈔曰：《易繫》云：一陰一陽之謂道，繼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仁者見之謂之仁，智者見之謂之智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鮮矣。此言上德不以德為德，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。

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

纂云：下德者，進用漸彰，至一澆散。

鈔曰：一至一者，《莊子·繕性篇》云：古之人在混芒之中，與一世而得淡漠焉。當是時也，陰陽和靜，鬼神不擾，四時得節，萬物不傷，韋生不夭，人雖有知，無所用之，此之謂至一。當是時也，莫之為而常自然。逮德下衰，及燧人、伏羲，始為天下，是故順而不一。今碧虛取以為證，云下德者，進用漸彰，至一澆散也。

上德無為，而無以為。

纂云：無思無慮，而心自無為。忘功忘名，而進無以為。

鈔曰：無思無慮者，《莊子·知北遊篇》云：知北遊於玄水之上，登隱井音焚之丘，而適遭無為謂焉。知謂無為謂曰：予欲有問乎若，何思何慮則知道，何處何服則安道，何從何道則得道？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，非不答，不知答也。知不得問，反於白水之南，登狐闕之上，而睹狂屈焉。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。狂屈曰：唉五來切，予知之，將語若，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。知不得問，反於帝官，見黃帝而問焉。黃帝曰：無思無慮始知道，無處無服始安道，無從無道始得道。知謂黃帝曰：我與若知之，彼與彼不知也，其孰是邪。黃帝曰：彼無為謂真是也，狂屈似之，我與汝終不近也。又《易繫》云：子曰：天下何思何慮，天下同歸而殊塗，一致而百慮。夫天下之動正夫靜者也，天下之衆正夫一者也。以靜為本故無思也。以一為主故無慮也。然則動者紛紛其塗固以殊也。及悟諸靜則同其所歸也。衆者擾擾，其慮或以百也。及適諸一則不二其所致也。以靜而得一，亦何思而何慮焉。是以聖人治天下，不言而人信，無為

而化行，蓋得諸此也。故碧虛曰：無思無慮，而心自無為。又云忘功忘名，而進無以為者。如《莊子·逍遙遊》云：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，故曰忘功、忘名，而進無以為也。

下德為之，而有以為。

纂云：神配陰陽，明勳日月，民皆仰戴，咸共樂推，麟鳳見而嘉祥來，謠謠彰而有以為也。

鈔曰：《前漢列傳》第二十八云：公孫弘，菑川薛人也。武帝元光五年，徵賢良文學對策。弘曰：臣聞之氣同則從，聲比則應。今人主和德於上，百姓和合於下，故心和則氣和，氣和則形和，形和則聲和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。故陰陽和，風雨時，甘露降，五穀登，六畜蕃，嘉禾興，朱草生，山不童，澤不涸，此和之至也。故形和則無疾，無疾則不夭，故父不喪子，兄不哭弟，德配天地，明並日月，則麟鳳至，龜龍在郊，河出圖，洛出書，遠方之君，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，此和之極也。又云謠謠彰而有以為也者。《孟子·萬章章句上》云：舜相堯二十有八載，非人力所能為也，天也。堯崩，三年之喪畢，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。天下朝覲者，不之堯之子而之舜。獄訟者，不之堯之子而之舜。樞謠者，不樞謠堯之子而樞謠舜。故曰天也。夫然後之中國，踐天子位焉。今碧虛取以為說，云神配陰陽，明効日月，民皆仰戴，咸共樂推，麟鳳見而嘉祥來，謂謠謠彰而有以為也。此證解下德為之，而有以為之應也。

上禮為之，而莫之應，則攘臂而仍之。

纂云：夫禮者，履也。謂履道而行，辨上下，定貴賤。

鈔曰：辨上下者，《易·履卦大象》曰：上天下澤，履。君子以辨上下，定民志者是也。

纂又云：玉帛交馳。

鈔曰：如《魯語·陽貨篇》云：孔子曰：禮云禮云，玉帛云乎哉。樂云樂云，鍾鼓云乎哉。又曰：威儀相答者。《禮記·中庸》曰：禮揮三百，威儀三千，一言以蔽之，曰無不敬。夫禮主于敬，樂主于和，有威可畏謂之威，有儀可法謂之儀。夫玉帛者，禮之物，以表其意者也。鍾鼓者，樂之器，以導其和者也。是知嚴敬中和者，禮樂之本也。玉帛鍾鼓者，禮樂之末也。故曰玉帛交馳，威儀相答，擊跽曲拳，進退顧揖，此禮之文也。故云末焉。其或交馳相答而莫之應，則至於攘臂而仍之也。

纂云：孔子曰：大禮與天地同節。

鈔曰：此《禮記·樂記篇》之文也。云大樂與天地同和，大禮與天地同節，和故百物不傷，節故祀天祭地，明則有禮樂，幽則有鬼神。舊纂本以孔子字

作莊子字，誤也，今改而正之。又曰：以禮為翼者，所以行於世也者。此《莊子·大宗師篇》之文也。既云大禮與天地同節，又以此為翼而行於世，則惡有攘臂之亂哉。

夫禮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。

纂云：莊子曰：聖人行不言之教云云，其唯大人乎。

鈔曰：此《莊子·知北遊篇》之文也。纂文已詳，不必重序，大抵證解禮者道之華，而亂之首之義也。

纂又云：德，和也，至信行容體而順乎文，禮也。

鈔曰：此《莊子·繕性篇》之文也。其纂文已備，不須重錄，故碧虛取此《南華》數端，以為證解者，此足見老莊之旨，於道德仁義禮樂忠信，豈有忽棄者哉，但明其本末次第之失也。前識者，道之華，而愚之始。

纂云：以智治國，國之賊。

鈔曰：此本經第六十五章之文也。已於本章消釋。

鈔曰：纂又云何思何慮者，此《易繫》之辭也。已具前釋。

纂云：禮煩則亂。

鈔曰：上文按《尚書·說命中篇》云：惟說命總百官，乃進于王曰：嗚呼，明王奉若天道，建邦設都。有其善，喪厥善。矜其能，喪厥功。惟事事，乃其有備，有備無患。無啟寵納侮，無恥過作非。惟厥攸居，政事惟醇。黷于祭祀，時謂弗欽。禮煩則亂，事神則難。祭祀不欲數，數則黷，黷則不敬，事神禮煩，則紊亂而難行也。王曰：旨哉，說。乃言惟服。說拜稽首曰：非知之艱，行之惟艱。王忱氏任切不艱，允協于先王成德，惟說不言有厥答。今碧虛又取此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，以證解前識者。道之華，蓋智者在人意識之前也。奈智變則詐，禮煩則亂，豈非道之華而愚之始也哉。又豈若藏智藏識，無思無慮，而反於厚實者邪。

是以大丈夫處其厚，不處其薄，居其實，不居其華，故去彼取此。

纂云：大丈夫者，剛健純粹有道之士也。

鈔曰：剛健純粹者，《易·乾卦文言》云：剛健中正純粹精也，言大丈夫稟此剛健純粹之氣而生，故為有道之士也。能去彼禮智之華薄，取此道德之厚實，斯可謂敦其本而棄其末者也。故云去彼取此。

纂云：文子曰：大丈夫恬然無思，淡然無慮，行乎無路，遊乎無息，出乎無門，入乎無房，屬其精神，偃其知見，漠然無為，而無不為也。

鈔曰：《此文子·道原篇》云：老子曰：大丈夫謂能體道之人也。恬然無思，淡然無慮，以天為蓋，以地為車，以四時為馬，以陰陽為務，行乎無路，遊乎無息，出乎無門，入乎無房。以天為蓋，則無所不覆也。以地為車，則無所

不載也。四時為馬，則無所不使也。陰陽御之，則無所不備也。是以聖人內修其本，而外飾其末，屬其精神，屬音燭，係也，專也。偃其知見，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，無治而無不治也。所謂無為者，不先物為也。無治者，不易自然也。無不治者，因物之相然也。故碧虛取此，以證解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也。

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

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，以清；地得一，以寧；神得一，以靈；谷得一，以盈；萬物得一，以生；侯王得一，以為天下貞。其致之一也。

鈔曰：一者乃道之子，沖和之妙氣也。作陰陽之本，為萬物之母也。施而用之，則升而為雲，墜而為雨，散而為風，擊而為雷霆，擊而有光耀者為電，古今不二，終始無窮，一之為言，其大矣哉。

纂云：在陰與陰同德，在陽與陽同波。

鈔曰：乃《莊子·刻意篇》文也。已於《道經》詳載之。又云處瓦甃而不溷者，此《莊子·知北遊》之文也。已具三十二章中詳矣。此言道之一氣，無所不在也。

纂云：寂然不動，則謂之真君，制御形軀，則謂之真宰。

鈔曰：寂然不動者，《易繫》云：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故者是也。又云：真君真宰者，《莊子·齊物論》云：非彼無我，非我無所取。是亦近矣。而不知其所為使。若有真宰，而特不得其朕，可行己信，而不見其形，有情而無形。百骸、九竅、六藏，賅音該而存焉，吾誰與為親。汝皆說之乎。其有私焉。如是皆有為臣妾乎。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。其遞相為君臣乎。其有真君存焉。如求得其情與不得，無益損乎其真是也。纂又引《西昇經》曰：子得一而萬事畢者，已具前釋。

纂云：莊子曰：氣也者，虛而待物者也。唯道集虛。又曰：虛室生白，吉祥止止。

鈔曰：此皆《莊子·人間世篇》云。顏回謂孔子曰：回之家貧，唯不飲酒，不茹如字去聲葷者，數月矣。若此則可以為齋乎。曰：是祭祀之齋，非心齋也。回曰：敢問心齋。仲尼曰：若一志，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，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，聽止於耳，心止於符。氣也者，虛而待物者也。唯道集虛，虛者，心齋也。顏回曰：回之未始得使，實自回也。得使之也，未始有回也。可謂虛乎。

夫子曰：盡矣。瞻彼闕音缺者，虛室生白，吉祥止止。夫且不止，是之謂坐馳。所取證者，如斯而已矣。纂又云萬物資始者，此《易·乾卦彖辭》云：大哉乾元，萬物資始是也。又曰萬物資生者，此亦《坤卦彖》云：至哉坤元，萬物資生，坤厚載物，德合無疆是也。纂又云：神者妙萬物以為言也者，此

《易·說卦》之文也。已具前解。今碧虛取此數節之文，用證解得一之理。所謂一者，元氣也。夫此元氣者，能陰能陽，而不屬於陰陽。升玉京金闕，而不以為清。處瓦號荔薜，而不以為濁。乾元以之而資始，坤元以之而資生，以其制御有為，則真宰出焉。以為寂然不動，則真君見焉。以其至虛而為群生之本，以其至寡而為萬物之宗。得乎此者，物無不生，事無不畢，故曰天得一以清。

纂云：且侯王得之，故能永有大寶，無思不服，而為天下平正焉。

鈔曰：無思不服者，《毛詩·大雅·文王有聲篇》云：鎬京辟雍，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，皇王需哉。言武王作邑於鎬京。箋云：自，由也。言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，由四方而來觀者，皆感武王之德化，中心無不歸服者也。又云：皇王需哉者，皇，大也。烝，君也。此美武王德化大而能君之者也。今碧虛引此者，言當時武王行辟雍之禮，遂感四方，萬國懼心而說服者，亦由得一而正之所致也。故云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。

天無以清將恐裂，地無以寧將恐發，神無以靈將恐歇，谷無以盈將恐竭，萬物無以生將恐滅，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蹶。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。是以侯王自稱孤、寡、不穀，此其以賤為本邪，非乎。

纂云：陰陽繆戾。

鈔曰：此《文子·上禮》篇云：陰陽繆戾，四時失序，雷霆毀折，霜雹為害，萬物焦夭。其全文已載《道經》三十幅章詳矣。又曰：然神者陰陽不測也。此亦具前釋。

纂云：故錐音洛枯而夏亡，河竭而商喪。

鈔曰：《史記·周本紀》云：幽王二年，西周三川皆震。西周謂鎬京也。三川者涇渭洛也。伯陽甫曰：周將亡矣。伯陽父，周柱下史老子也。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。若過其序，民亂之也。陽伏而不能出，陰迫而不能蒸，於是地震。今三川實震，是陽失其所而填音鎮陰也。陽失而在陰，原必塞，原塞國必亡。夫水土演而民用也。演，潤也。土無所演，民乏財用，不亡何待。昔伊洛竭而夏亡。禹都陽城，伊洛所近也。河竭而商亡。商人都衛，河水所經也。今周德，若二代之季矣。其川源又塞，塞必竭。夫國必依山川，山崩川竭，亡國之徵也。川竭必山崩，若國亡，不過十年，數之紀也。天之所棄，不過其紀。是歲也，三川竭，岐山崩。三年，幽王寵褒姒，申侯路西夷，犬戎殺幽王，果應亡國之徵也。申侯，即申后之父也。申后乃幽王之后也。寵姒而棄申后，所以致申侯之怒也。故碧虛取以為說，云錐枯而夏亡，河竭而商喪，以證谷無以盈，將恐竭之義也。

纂又云：謙以自牧者。

鈔曰：此《易·謙卦》初六必辭也。已於《道經》第十五章詳載之。此上數節之文，碧虛取之以證，解得一之義。若失之，則致於裂、發、歇、竭、滅、蹶之灾也。

故致數譽，無譽，不欲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。

纂云：天下數譽而不加勸，天下數非而不加沮。

鈔曰：此上之文，《莊子·逍遙游》云：故夫智效一官，行比一鄉，德合一君，而徵一國，其自視也亦若此矣。而宋榮子猶然笑之。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，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，定乎內外之分，辨乎榮辱之境，斯已矣。故碧虛取以為說，云天下數譽而不加勸，天下數非而不加沮，惡識所以貴，惡識所以不貴哉。此忘貴賤而能守沖一之道，以為天下之正者也。

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

反者道之動。

纂云：《易》之《復卦》曰：剛反。動而以順行，是以出入無疾。

鈔曰：此《易·復卦》彖辭也。復，亨。剛反，動而以順行，是以出入無疾，朋來無咎。反復其道，七日來復。天行也。利有攸性，剛長也。復，其見天地之心乎。

此一陽始生之時也。鮑極解曰：天地之本，在一元也。一元之氣，在坎之中也。下應黃鍾之宮，上直牽牛之宿，中函太極之熙也。其以靜為體，以動為用，故能運行四時，化育萬物，所謂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。動息則靜，靜則復其元者也。其在建子之月函三為一之時也。靜息則動，動則顯其用者也。終而復始，生生而無窮者，道在其中矣。中則久，久則變也。故因動以見靜，因用以見體，是則體亦非靜，以動類之，見其靜也。靜者天地之心歟。故聖人體元以立其誠，以靜為性，以動為化，故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與天地合其德也。能造形而悟，求復其元者，賢也。然則本元則為聖，本復則為賢，而必之初九，顏氏得之。顏氏得之者，《易下擊》云：君子知微知彰，知柔知剛，萬夫之望。子曰：顏氏之子，其殆庶幾乎。有不善未嘗不知，知之未嘗復行也。《易》曰：不遠復無祇悔，元吉，此之謂也。則復非天地之心能見天地之心者也。朱晦庵曰：積陰之下，一陽來復，生物之心，於此可見，在人則為靜極而動，惡極而善者也。

弱者道之用。

纂云：柔弱雌靜，實道之用也。鈔曰：此明實教也。言柔弱謙卑，為入道之用也。何哉。《列子·黃帝篇》云：天下有常勝之道，有不常勝之道。此文已於第三十三章中詳載之。由是論之，則豈非弱者道之用耶。是知前明道之權，此明道之實。權者反經而合道，實者真誠而不虛。權以濟實，實以行權，權

實相須，不可偏廢。竊觀《廣聖義》所解云：道先柔弱，俗貴強梁，柔弱為保生之徒，強梁乃取敗之本。本經云：強梁者，不得其死，吾將以為教父。執此以訓於世，使棄強守柔，拾躁歸靜矣。夫教有權、實兩門，上士達誠，故以實教示之，自然冥契於道。中智下士，則以權教悟之。若或未悟，則以善道誘之。誘之不從，則以恩賞勸之。勸之不從，則以法令齊之。齊之不從，則以科律威之。威之不從，則以刑辟加之。刑辟謂墨、劓、剕、宮、大辟五刑之屬也。刻音匪。夫聖人威用以刑罰者，豈得已耶。《書》云：刑期于無刑。期，求也。聖人以權道制刑罰，本求人而不犯也，非有心願欲加刑罰于人也。《廣聖義》引《書》云：功疑惟重，罪疑惟輕，雖權設刑罰，以禁勸於人。聖人哀矜之道，好生之心，亦云至矣。至於勸教之所不及，而後用之以刑也。是故刑之使民畏，賞之使民勸，勸以趨善，畏以止惡，雖刑之及人，謂為善也。而懲一勸百，則被刑者寡而從善者衆也。如櫛髮焉，臉旬而一櫛，則棄者多矣。旦旦而櫛之，則理者多矣。故知權道者，帝王善用之，則為南面之術也。士庶善用之，則為合道之法也。若帝王士庶不善用之，則反以為禍也。可不慎乎。若能反復于虛靜之原，超出于有無之境，則強柔兩忘，權實雙泯，又惡用刑賞禁勸之道哉。故曰反者道之動，弱者道之用也。

天下之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

纂云：《列子》曰：有形者生於無形，則天地安從生。

鈔曰：此《列子·天瑞篇》云：子列子曰：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，夫有形者生於無形，則天地安從生。故曰有太易，有太初，有太始，有太素。太易者未見氣也。太初者氣之始也。太始者形之始也。太素者質之始也。氣形質具而未相離，故曰渾淪。渾淪者，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。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循之不得，故曰易也。易無形好，易變而為一，一變而為七，七變而為九，九變者究也，乃復變而為一，一者形變之始也。輕清者，上為天。濁重者，下為地。沖和氣者，為人。故曰天地含精，萬物化生。

纂又云：形動不生形，而生影。聲動不生聲，而生響。無動不生無，而生有。

鈔曰：此上之文亦《列子·天瑞篇》引《黃帝書》曰：形動不生形，而生影，聲動不生聲，而生響，無動不生無，而生有。形又終者也，天地終乎與我偕終，終進乎不知也。今碧虛取此以為說者，乃證解天下之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之義也。

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

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。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。下士聞道，大笑之。不笑，不足以為道。

纂云：夫上士者，受性清靜，恬淡寂寞，虛無無為。

鈔曰：此《莊子·刻意篇》之文也。已具於開題中，今不復云。

纂云：純粹而不雜，靜一而不變。

鈔曰：此《莊子·刻意篇》之文也。云純粹而不雜，靜一而不變，淡然無為，動而以天行，此養神之道也。

纂云：斯所謂天然縣解矣。

鈔曰：《莊子·養生主篇》云：老聃死，秦失音逸弔之，三號而出。弟子曰：非夫子之友耶。曰：然。然則弔焉若此，可乎。曰：然：始也吾以為其人也，而今非也。向吾入而弔焉，有老者哭之，如哭其子。少者哭之，如哭其母。彼其所以會之，又有不蘄言而言，不斬哭而哭者。是遁天倍情，忘其所受，古者謂之遁天之刑。適來，夫子時也。適去，夫子順也。安時而處順，哀樂不能入也。古者謂是帝之縣解。故曰斯所謂天然縣解矣。

纂云：中士者，受性中庸。

鈔曰：中庸者，謂有中常之德也。《禮記》有《中庸》一篇，專論中和之德也。又《魯論·雍也篇》云：孔子曰：中庸之德，民鮮久矣。若人性分素有中庸之德者，可謂中士也。

纂云：若中庸之士，世之不用也則思欲就藪澤，處間曠，吐故納新，至為治而已矣。

鈔曰：此《莊子·刻意篇》之文也。云刻意尚行，離世異俗，高論怨誹，為亢而已矣。此山谷之士，非世之人，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。語仁義忠信，恭儉推讓，為修而已矣。此平世之士，教誨之人，遊居學者之所好也。語大功，立大名，禮君臣，正上下，為治而已矣。此朝廷之士，尊主強國之人，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。就藪澤，處間曠，釣魚間處，無為而已矣。此江海之士，避世之人，間暇者之所好也。吹噓呼吸，吐故納新，熊經鳥申，為壽而已矣。此導引之士，養形之人，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。若夫不刻意而高，無仁義而修，無功名而治，無江海而間，不導引而壽，無不忘也，無不有也，澹然無極，而衆美從之。此天地之道，聖人之德也。今碧虛取此為說者，以證解若存若亡之義也。

纂云：下士者受性濁辱，目欲視色，耳欲聽聲，口欲察味，志氣欲盈，若不得者，則大憂以懼。

鈔曰：目欲視色者，此《莊子·盜跖篇》之文也。云目欲視色，耳欲聽聲，口欲察味，志氣欲盈。又曰若不得者，則大憂以懼者。《莊子·至樂篇》云：夫天下之所尊者，富貴壽善也。所樂者，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。所下者，貧賤夭惡也。所苦者，身不得安逸，口不得厚味，形不得美服，目不得好色

，耳不得音聲。若不得者，則大憂以懼，其為形也，亦愚哉。此上數節之文，以證解上中下三士所見差別之不同也。

纂又引陸希聲曰：形而上者謂之道。道也者通乎形之外者也。形而下者謂之器。器也者正其形之內者也。上士知微知章，通乎形外，下士知章而不知微，止乎形內。

鈔曰：此上文者，並《易繫》之辭也。已具《道經》首章載之，今不復云。故陸先生取之以證解上中下三士所見之不同也。

建言有之：明道若昧，夷道若類，進道若退。上德若谷，大白若辱，廣德若不足，建德若偷。

纂云：良賈深藏若虛，君子盛德容貌若愚。鈔曰：此《史記列傳》老子教孔子之辭也。已釋開題中。

纂云：吳筠《玄綱論》曰：功欲陰，過欲陽。

鈔曰：吳天師《玄綱論》立功改過章云：功欲陰，過欲陽，功陰則能全，過陽則可滅。功不全過不滅，則仙籍何由書，長生非所冀。然功不在

大，遇物斯拯，過不在小，知非則恢，不必馳驟於立功，奔波於改過，過在改而不復為，功惟立而不中倦，是謂日新其德，自天祐之也。以其功欲陰，故曰建德若偷爾。質真若渝。

纂云：質真者純素也。

鈔曰：純素者，如《莊子·刻意篇》云：能體純素，謂之真人是也。大方無隅。

纂云：夫砥音紙礪音例名節，以作康隅，此謂束教之人也。砥礪者，平直貌。砥細於礪，皆磨石也。《詩》云其平如砥，其直如矢，蓋本諸此也。

鈔曰：束教者，《莊子·秋水篇》云：北海若曰：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，於墟也。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，篤於時也。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，束於教也。此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也。

纂云：磨而不磷，涅而不緇，大方也。

鈔曰：《魯語·陽貨篇》云：佛肸召，子欲往。佛肸者，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。子路曰：昔者由也問諸夫子曰：親於其身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佛肸以中牟畔，子之往也，如之何。子曰：然，有是言也。不曰堅乎，磨而不磷音吝。不曰白乎，涅而不緇。吾豈匏瓜也哉。焉能繫而不食。此所謂大方之士也。

纂又云：行不崖異。

鈔曰：此《莊子·天地篇》云：不同同之之謂大，行不崖異之謂寬，如此寬大，謂之大方，若有同異，即非大方也。

大器晚成。

纂云：大器之人，若九鼎瑚璉，不可卒成。

鈔曰：九鼎者，大鼎也。《黃帝內傳》云：黃帝探首山之銅，鑄鼎於荊山，即今之湖城南，號曰荊山，亦云鑄鼎原是也。或云夏禹之所鑄也。曾子固《全真堂記》曰：九牧貢金，夏禹鑄以為鼎，九州山川草木禽獸，莫不在焉。是知夏禹之所鑄也。夫瑚璉者，《魯語·公冶長》篇云：子貢曰：賜也何如。子曰：汝器也。曰：何器也，曰：瑚璉也。包曰黍稷之器，夏日瑚，殷曰纒，周日董籃，乃宗廟祭祀之器貴者也。夫此九鼎與瑚璉者，完至大至貴之器也。原其營為，非一朝一夕之所成也。亦猶賢聖之所以為賢聖者，豈一朝一夕無功無行而得到哉。然積習生常，美成在久之所致也。故曰大器晚成。又美成在久者，《莊子·人間世篇》葉公子高將使於齊，問於仲尼。仲尼告之。故法言曰：無遷令，無勸成，過度益也。遷令勸成殆事，美成在久，惡成不及改，可不慎歟。天唯道，善貸且成。

纂云：獨此妙道能神鬼神帝，生天生地。

鈔曰：此《莊子·大宗師篇》之文也。已具上經首章載之，今不復云，大抵言大道善能貸與萬物，萬物資之以生成者也。

道生一章第四十二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

纂云：渾淪者，一也。渾淪一氣，未相離散。

鈔曰：渾淪者，《列子·天瑞篇》之文也。已於本經第四十章全載，今略而不云。

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。

纂云：君子不動乎心，則浩然之氣可養。

鈔曰：此上之文，出《孟子·公孫丑章句上》。公孫丑問曰：夫子加齊之卿相，得行道焉，雖由此霸王，不異矣。如此，則動心否乎？孟子曰：否，我四十不動心。曰：若是，則夫子過孟賁音奔遠矣。曰：是不難，告子先我不動心。姓告名不害。子者，男子之通稱也。孟賁勇於力，我勇於德義，故曰是不難。告子未及四十不動心，故云先我，況於孟子者哉。曰：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，可得聞與？告子曰：不得於言，勿求於心。不得於心，勿求於氣。不得於心，勿求於氣，可。不得於言，勿求於心，不可。夫志，氣之帥也。氣，體之充也。心志所念慮也。氣所以充滿形體，為喜怒也。志帥氣而行之，度其可否也。

夫志至焉，氣次焉。

志為極要之本，氣次而隨之也。故曰：持其志，無暴其氣。暴，亂也。言

志有所向，氣必隨之，當正持其志，無暴亂，其氣安以喜怒加於人。

既曰：志至焉，氣次焉。又曰：持其志，無暴其氣者，何也？曰：志壹則動氣，氣壹則動志也。查者，鬱閉而不通之貌。

今夫廈者趨者，是氣也，而反動其心。孟子言人之志氣閉塞而為壹也。志閉塞則氣不行，氣閉塞則志不通。今之行而蹙者，由氣閉而不能自持，故志氣顛倒，顛倒之間，無不動而恐矣。則志氣之相助也。敢問夫子惡乎長？曰：我知言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敢問何謂浩然之氣？曰：難言也。其為氣也，至大至剛，以直養而無害，則塞乎天地之間。其為氣也，配義與道，無是，餒也。是集義所生者，非義襲而取之也。集，雜也。言浩然之氣與仁義相雜，自然而生也。非有為用仁義密入而取之也。故曰是集義所生，非義襲而取之也。行不慊於心，則餒矣。賺，快也。自省所行仁義不備，干害浩然，則心腹饑餒者也。

故物，或損之而益，益之而損。

纂云：卑以自牧者。

鈔曰：此《易·謙卦》初六爻辭也。屢釋于前，今不再云。

纂云：以謙受益。

鈔曰：《尚書·大禹謨》云：益贊于禹曰：惟德動天，無遠弗届。滿招損，謙受益，時乃天道。今碧虛取《列子》氣形質具而未相離，故曰渾淪者，以證解道生一之義也。又取《孟子》浩然者，以證解冲氣以為和之義也。又取《易》之《謙卦》卑以自牧，《書》之《大禹謨》以謙受益，以證解故物或損之而益，益之而損之義也。終之以強梁者不得其死，吾將以為教父，其誠勸世人之誠，可謂深矣。

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

無有，入於無間。

纂云：莊子曰：金石不得，無以鳴。鈔曰：《莊子·天地篇》云：夫子曰：夫道，淵乎其居也，謬音寥乎其清也。金石不得，無以鳴。金石有聲，不考不鳴。萬物孰能定之。今碧虛取以為說者，言此金之與石，乃堅密而難入之物也。然擊之而有聲者，內藏道氣而使之然也。道氣者，無有也。金石者，無間也。今此虛無之道，能入於金石者，豈非無有入於無間耶？嘗聞《化書·道化篇·龍死於首陽之山。實偽之辨，如此其省也。纂又曰：而悠悠者趨名不已，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者。此亦《揚朱篇》云。常子曰：去令者無憂。老子曰：名者實之賓。而悠悠者趨名不已。名固不可去，名固不可賓耶。今有名則尊榮，亡名則卑辱，尊榮則逸樂，卑辱則憂苦。憂苦，犯性者也。逸樂，順性者也。斯實之所係矣。名胡可去，名胡可賓，但惡夫守名而累實。守名而累實

，將恤危亡之不殺去聲，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。故碧虛取此數節之文，證解名與身孰親之辨也。

纂又云：夫鮑焦、子推之徒，守名累實者也。

鈔曰：鮑焦、子推者。《莊子·盜跖篇》云：鮑焦飾行非世，抱木而死。姓鮑名焦，周時隱者也。飾行非世；廉潔而守，荷擔採樵，拾橡充食，不臣天子，不友諸侯，子貢遇之，謂曰：吾聞非其政者，不履其土，汙其君者，不受其利，今子履其地，食其利，其可乎？鮑焦曰：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，賢人易愧而輕死，因抱木而立枯焉。介子推至忠也，自割其股以食文公。文公後背之子推，怒而去，抱木而繙死。昔晉文公重耳幼時，遭繼母麗姬之難。麗姬之子曰宜舊。麗姬欲立宜舊而廢重耳，故數讀於獻公。公信其言。重耳所以出奔他國。在路困乏，子推乃自割其股肉以食文公。後重耳還國，立為文公，封其從者，遂忘子推。子推作龍蛇之歌，書于營門，怒而逃去。公後悔，追子推於介山，亦云綿山。子推隱避不出，公因縱火焚其山。庶幾走出，火至不避，乃抱樹而燔死。今碧虛論及二子，徒守其名，累其實者也。

身與貨，孰多？

纂云：夫富者苦身疾作，多積財而不得盡用，其為形也亦外矣。夫貴者夜以繼日，思慮善否，其為形也亦疏矣。

鈔曰：《莊子·至樂篇》云：夫天下之所尊者，富貴壽善也。所樂者，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。所下者，貧賤夭惡也。所苦者，身不得安逸，不得厚味，形不得美服，目不得好色，耳不得音聲。若不得者，則大憂以懼。其為形也亦愚哉。夫富者，苦身疾作，多積財而不得盡用，其為形也亦外矣。夫貴者，夜以繼日，思慮善否，其為形也亦疏矣。人之生也，與憂俱生，壽者惛惛，久憂不死，何之苦也。其為形也亦遠矣。由是論之，夫富貴者食名殉利，有終身之憂，無一日之樂。故碧虛取之以證解身與貨孰多之義也。

得與亡，孰病？

纂云：莊子曰：養志者忘形，養形者忘利，致道者忘心矣。

鈔曰：此《莊子·讓王篇》云：曾子居衛，緘抱無表，顏色種亦作腫噲，古外切，猶剝錯貌。手足胼便平聲胝，音支三日不舉火，十年不製衣，正冠而纓絕，捉衿而肘見，納屨而踵次。曳縱所綺切而歌商頌，聲滿天地，若出金石。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友，故養志者忘形，養形者忘利，致道者忘心矣。又向下纂文引《莊子》二段，皆出於《讓王篇》中。首尾俱完，不必重錄，以證解得與亡孰病，知足不辱之義也。

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

大成若缺，其用不敝。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。

纂云：又如大壑酌焉而不竭，明鑑應之而不疲。鈔曰；大壑者，《莊子·天地篇》云：諄芒將東之大壑，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。苑風曰；子將奚之。曰；將之大壑。曰；奚為焉。曰；夫大壑之為物也，注焉而不滿，酌焉而不竭，吾將遊焉。今碧虛取此以證解其用不敝之義也。大壑者，大海也。又明鑑之義已具第二十五章詳矣。

纂云：夫有盛德大業者。

鈔曰；此《易繫》云：曰新之謂盛德，富有之謂大業。盛德大業至矣哉。故碧虛取以為說者，言有如此之盛德，有如此之大業，可謂大盈矣。然容貌常若謙沖而不驕也。抑又富貴滿堵，金玉滿堂，常能虛儉而不奢也。所以其用常有羨餘，而不窮匱也。

大巧若拙，

纂云：《列子》曰；宋人有為其君，以玉為楮葉者，不恃智巧。

鈔曰；此《列子·說符篇》之文也。纂微首尾俱全，不須重錄。夫大巧者，莊子所謂覆載天地，刻彫衆形，而不為巧，豈以玉為楮葉者，而為巧乎。

大辯若訥。

纂云：非法不說者。

鈔曰；此《孝經》卿大夫章云：非先王之法服，不敢服，非先王之德行，不敢行，非先王之法言，不敢道，是故非法不言，非道不行，口無擇言，身無擇行，言滿天下無過，行滿天下無怨惡，三者備矣。然後能守其宗廟。蓋卿大夫之孝也。《詩》云：夙夜匪懈，以事一人。此證解非法不說之義也。

纂又云：非禮不言者。

鈔曰；此《論語·顏淵篇》云：顏淵問仁。子曰；克己復禮為仁。克己，約身也。復，反也。身能反禮則為仁矣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。顏淵曰；請問其目。

子曰；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顏淵曰；回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故云：非禮不言也。今碧虛取此非法非禮，皆不可言，無所造為，故若訥也。又聞孔子曰；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，亦此義也。故曰大辯若訥也。

躁勝寒，靜勝熱，清靜為天下正。

纂云：莊子曰；抱神以靜，形將自正，乃可以長生。

鈔曰；此《莊子·在宥篇》之文也。已具第二十章詳矣。是故碧虛取以為說者，以證解清靜為天下正者也。

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

天下有道，卻走馬以糞。

纂云：天下有道，言時之泰也。

鈔曰：謂時之泰也者。《易》泰卦 乾下，坤上。泰，小往大來，吉，亨。象曰：泰，小往大來，吉，亨。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。內陽而外陰，內健而外順，內君子而外小人，君子道長，小人道消也。象曰：天地交，泰。后以財成天地之道，輔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。今碧虛取此以為說者，言夫時之泰，則萬物昌而宗廟顯，宇內安而諸侯賓，至於群物樂康，天下有道也如此。

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。

纂云：天下無道，謂時之否也。

欽曰：言時之否也者。《易》否卦 坤下，乾上。否之匪人，不利君子貞，大往小來。衆曰：否之匪人，不利君子貞，大往小來。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。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。內陰而外陽，內柔而外剛，內小人而外君子，小人道長，君子道消也。象曰：天地不交，否。君子以儉德避難，不可榮以祿。今碧虛取以為說者，言夫時之否，則百職廢而主上憂，帑音儻藏虛而水旱數至，於陰陽隔閉而庶類悽愴，天下之無道也如此。

罪莫大於可欲，

纂云：縱驕奢之情者，必荷胡可切校之凶。

鈔曰：夫荷校之凶者。《易》噬嗑卦 震下，離上。上九云荷校滅耳，凶。

象曰：荷校滅耳，聰不明也。夫噬嗑者，用獄除問之卦也。卦辭云：噬嗑，亨，利用獄。六二至六五必者，皆用刑之爻也。初上者，乃受刑

之人也。初九，履校滅趾，無咎。象曰：履校滅趾，不行也。校者，械也，謂樹祖桂桔之類也。趾者，足也。今之初九，始犯其罪，履校以桂

其足者，欲使之有所改而不行其非也。今此上九初當咎微之時，不肯悛革，遂至於積累罪大不可揜藏，而以至於極刑也。所以負荷其校至於磨滅其耳，真所謂聰之不明也。故曰：荷校滅耳，聰不明也。故纂云縱驕奢之情者，必荷校之凶也。且荷校之凶，初從可欲中來，故為罪之大，莫重於可欲也。

纂又云：齊人攫金。

鈔曰：此《列子·說符篇》末後章之

文也。纂文已備，今不復云。

纂云：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者。

鈔曰：此《莊子·山木篇》公：莊周遊乎雕陵之樊，睹一異鵠自南方來者，翼廣七尺，目大運寸，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林。莊周曰：此何鳥哉，翼股不逝，目大不睹。褰裳躩步，執彈而留之。睹一蟬，方得美蔭而忘其身，螳螂執翳而搏之，見得而忘其形，異鵠從而利之，見利而忘其真。莊周休然曰：噫，物

固相累，二類相召也。捐彈而反走，虞人逐而評音訊之。莊周反入，三月不庭，蘭且子余切從而問之：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。莊周曰：吾守形而忘身，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。且吾聞諸夫子曰：以老子為夫子。入其俗，從其俗。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，異鵠感吾頸，遊於栗林而忘其真，栗林虞人以吾為戮，吾所以不庭也。今取此以為說者，言為可欲所亂者，鮮有不犯其罪也。如莊周遊于雕陵之樊，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也。故碧虛以為失照也。

咎莫大於欲得。

纂云：靡有孑遺者。

鈔曰：按《毛詩·大雅·雲漢篇》云：雲漢仍叔，仍叔，周大夫也。美宣王也。旱既太甚，則不可推，兢兢業業，如霆如雷，周餘黎民，靡有孑遺。推，去也。兢兢，恐也。業業，危也。言周宣王憂當時旱灾不可推而去之，故兢兢業業，而危恐如雷霆震之於頭上也。言此周時之衆民，無有孑然遺失而不遭其旱灾也。今碧虛取此靡有孑遺者，異於是言。彼責冒之夫，於天下之物，無問見與不見，咸欲得之，靡有孑然遺失，而使盡在於己，此無道過貪之甚也。豈止殃咎於一身哉。此必延及於後代之子孫矣。故曰咎莫大於欲得。

不出戶章第四十七

不出戶，知天下。

纂云：當食而思天下之饑者，當衣而思天下之寒者，愛其親，知天下之有耆老，憐其子，知天下之有幼稚也。

鈔曰：《孟子·離婁章句下》云：禹、稷當平世，三過其門而不入。孔子賢之。顏子當亂世，居於陋巷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人不堪其憂，顏子不改

其樂，孔子賢之。孟子曰：禹、稷、顏回同道，禹思天下有溺者，猶己之溺也。稷思天下有饑者，猶己之饑也。大禹治天下洪水者也。后稷教天下播種稼穡者也。是以如是其急也。禹、稷、顏子同道易地則皆然。又《孟子·梁惠王章句上》云：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。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天下可運諸掌。此皆以身觀身，以家觀家，至於以天下觀天下之道也。夫如是則又何待出戶而後知天下者哉。

不窺牖，見天道。

纂云：夫人君者，與二儀同其德，日月參其明。先天而天弗違，後天而奉天時。

鈔曰：《易·乾卦九五文言》曰：夫大人者，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與四時合其序，與鬼神合其吉凶。先天而天弗違，後天而奉天時。言在天時之先而行事，則天道亦順應，而不肯違也。在天時之後而行事，則必奉順於天道，而不敢逆者也。今人君若能如是者，不假窺牖瞻望而天道自明。又聞邵

堯夫有詩云：一物由來有一身，一身還有一乾坤，明知萬物備於我，肯把三才別立根。天向一中分造化，人於心上起經綸，天人焉有兩般義，道不虛行只在人。此可謂不窺牖見天道者歟。纂又云：故明於死生之說者，《易·上繫》云：仰以觀於天文，俯以察於地理，是故知幽明之故。原始反終，故知死生之說。其斯之謂歟。纂中又引嚴君平云：絕滅三五者，此義已於《道經》第三章內詳矣，今不復云。

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

纂云：記曰：欲治天下，先治其國，欲治其心，先誠其意。

鈔曰：此《禮記·大學篇》云：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。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。欲齊其家者，先脩其身。欲脩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。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者也。致知在格物。格，來也。物，事也。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，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，言事緣人所好來也。以致或云至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誠，意誠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脩，身脩而后家齊，家齊而后國治，國治而后天下平。自天子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脩身為本。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此謂知本，此謂知之至也。壹，是專行事也。疏以脩身為本者，上從天子，下至庶人，皆以脩身為本，治國為末。否，不也。今碧虛取以為說者時證解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，

但能反之於身心，則足矣。是以聖人不行而知，不見而名，不為而成。

纂云：孔子曰：唯天為大，唯堯則之。

鈔曰：此《魯語·泰伯篇》之文也。

子曰：大哉堯之為君也，巍巍乎，唯天為大，唯堯則之。蕩蕩乎民無能名焉，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，煥乎其有文章。煥，明也。其立文垂制又著明。又云：無為而治者，其舜也歟者。此亦《魯語·衛靈公篇》之文也。蓋言上古達道之聖人，不假出戶遠遊，能知天下無窮之事。不必窺牖仰觀，能見天象自然之道。何勞措意營為。能成天下無為之化者，皆由反觀諸一身而知之也。是故碧虛引堯、舜之君，能法天地無為自然之道，以化於天下，而天下如草從風偃，自然而化之也。故曰：是以聖人不行而知，不見而名，不為而成者，以此。

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

為道日損。

纂云：知子守母，復初歸根也。

鈔曰：知子守母者，本經天下有始章之文也。已具本章消釋。又云復初者，《莊子·繕性篇》云：繕性於俗，俗學以求復其初。滑欲於俗，思以求致其明。謂之蔽蒙之民。又云：歸根者，本經致虛極章之文也。義載本章。夫欲復

初歸根者，當先去智原秉要執本。日損云為，漸入虛妙，故曰為道曰損也。取天下常以無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

纂云：若以有為有事，政煩民勞，重足而立，側目而視，則百姓望而畏之。

鈔曰：夫欲取天下之心者，別無他法，當以百姓心為心也。固宜順而不逆，靜而不動，安而不擾，則民得其所而天下無事矣。何哉？《孟子·離婁上#2》：孟子曰：桀之失天下也，失其民也。失其民者，失其心也。得天下有道。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。得其民有道。得其心，斯得民矣。得其心有道。所欲與之聚之，所惡勿施爾也。民之歸也也，猶水之就下，獸之走壙也。故為淵歐音驅魚者，獺音塌也。為叢歐爵者，鷗音氈也。為湯、武歐民者，桀與紂也。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，則諸侯皆為之歐矣。雖歌無王，不可得矣。夫民心莫不欲安，我則靜而不擾。民心莫不欲富，我則與而不取。民心莫不欲壽，我則厚而不困。抑又化之以無為，治之以無事，順之以自然，則未有不得民心者也。若以有為治民，則民擾而不能靜。以有事役民，則民困而不能安矣。又云：重足而立者。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太史曰：秦俗多忌諱之禁。忠言未卒於口，而身為戮沒矣。故使天下之士，傾耳而聽，重足而立，柑口而不言。是以三主失道，忠臣不敢諫，智士不敢謀，天下亂矣。如是為治，欲取天下，不可得也。本經云：民之饑，以其上食稅之多，是以饑。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為，是以難治是也。故碧虛云：若以有為有事，政煩民勞，故不足以取天下人之心也。重足猶並足而立，則言其不能安也。

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卷之下竟

#1仰：原作『歸』，據下文及陳景元原文改。

#2上：原作『下』，據《孟子》原書改。